



于都印象

□ 贾关青

红色记忆

于都，一座位于江西赣州东部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小城，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这里集结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选择了于都，长征使这座小城闻名遐迩。

第一次知道于都，源自一首歌——《十送红军》。“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这首歌在激昂婉转的旋律中饱含深情，生动还原了当年中央苏区的百姓与红军依依惜别的情景，也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于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11月，于都第一个党组织建立。1930年4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长征前夕，赣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都设在于都县城。于都曾被陈毅赞誉“赣南最红的地方”。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上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政府等领导机关及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宁化等地陆续进驻抵于都县城，进行集结休整待命与兵员、粮款、武器弹药的补充。17日至20日，中央领导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先后从于都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梓山的山峰坝，罗岭的孟口、鲤鱼、石尾，靖石的渔翁埠等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仅有30万人的于都城，收留了6000多名红军伤员，7000多人报名参军。为保障红军能够顺利渡河，于都人民倾其所有，

组织了上万劳力，汇集了800多条木船，最终在于都河约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了5座横跨6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周恩来在离开于都时满怀深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参加长征的于都籍红军战士有1.7万多人，其中1.3万余人牺牲在长征途中。于都人民的革命精神，真让人敬佩感怀！

第一次深入了解于都，是我在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接待前来培训学习的一位于都学员时谈到的一个话题——客家文化。我祖籍原本在山西，祖辈在元末明初时从山西移民到河南，后又移民到了湖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算一个客家人。

于都，历史文化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居住，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县，因北有雩山，取名雩都，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江西最早建县的18个县和赣南最早建县的3个县之一。因所辖地域含今宁都、石城、安远、瑞金、会昌、寻乌诸县，故有“六县之母”之称，曾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特别是因其地处南北要冲，贡江（于都河）穿境而过，区位优势、交通便利，一直都是北方中原人躲避战祸南下闽粤的必经之地。1957年，雩都县改名为于都县。千百年来，南迁的客家人与当地人和睦共处，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至今，于都在方言、饮食、民间文化等方面仍保留着客家人的风俗习惯，客家人的传统器乐唢呐“公婆吹”和民间舞蹈茶篮灯舞、珍珠粉制作技艺、客家擂茶等都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接待的学员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攀谈中，我了解到全球有9000多万客家人，赣南就有900多万，而拥有100多万人口的于都则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纯客县。新中国成立后，从于都走出来的开国将军有16位，他们是客家人的骄傲！于都，真是一个文化厚重的地方！

第一次真正走进于都，是去江西调研学习期间。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我们从河南驱车到了赣南，在当地朋友的引导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终于见到了当年中央红军渡过的那条于都河。

还未到地方，就远远看到河边前方有一座高大的船帆状石碑，上面雕刻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几个大字清晰可见。站在河畔渡口，望着静静流淌的于都河，当年红军渡河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心中不禁涌起对先烈的无限敬仰。于都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于都考察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不要忘了我们苏区的父老乡亲们”。

傍晚时，我再次来到于都河边。迎着清冽的江风，我仿佛听到了那首动人心弦的歌曲：“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首歌出自陆定一创作的《长征歌》，亦是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的生动写照。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带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的于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于都作为一座英雄城市，承载着深厚的红色底蕴。历史赋予了于都无限的荣光，先烈们一往无前的精神也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年画的诉说

□ 时绍祥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当家家户户都贴上充满喜气的年画、红底金字的大福字、承载满满祝福的春联，还有那一个火红的灯笼，浓浓的年味就扑面而来。紧接着的，就一声声真诚的问候：过年好！

年画作为最具年味的一个传统民俗，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商周始就有祭拜门神的传统，过春节贴门神的习俗也已经流传了数千年。最早的门神是神荼、郁垒，人们把这两位威风凛凛的门神画像张贴于门上，寄托驱邪纳祥、祈福禳灾的美好愿望。后来又有一些新的门神，钟馗、魏征、包公、秦琼、尉迟恭等都曾在大门上“值班”。每逢春节，他们的画像就被贴到家家户户的大门上，这就是早期的年画。后来贴年画渐渐成为习俗，至光绪年间，才被正式定名为年画。题材也由单一的神祇信仰迅速拓展至丰富多彩的世俗百态，化作一部部鲜活生动、记录时代风貌的民间视觉史诗。

明清之际堪称年画的黄金时代，各地年画宛如璀璨星辰，争奇斗艳。总体上形成了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潍坊杨家埠年画和四川绵竹年画这四大流派。这些年画各自形成独特的画风，但都体现了民间艺术

的特点，用色十分大胆、色彩对比鲜明，绘画技法精巧、构图形式丰富多样。

年画的题材非常广泛，民俗民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避邪迎祥等皆为主题。有世俗生活类，如祝贺新婚、教子成名、祝福拜寿；有历史故事类，如精忠报国、三英战吕布、昭君出塞等；有神话传说类，如八仙过海、嫦娥奔月、麻姑献寿等；有吉祥喜庆类，如金玉满堂、龙凤呈祥、五谷丰登等；有民间祈福类，如文武财神、送子观音、镇宅门神等；还有其他艺术形式题材，如四季花开、花鸟虫鱼、风光风景等。尤其是娃娃、金鱼、莲花、梅花鹿、紫气祥云等具有吉祥寓意的元素最为常用，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名人都与年画有着不解之缘。齐白石画过不少年画题材的作品，将民间艺术与文人画有机融合，营造出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做到雅俗共赏。鲁迅从小就喜欢年画，他提出要重新审视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的价值，还发起新兴木刻运动，倡导融合西方版画、苏联版画、传统年画艺术的创作观念和技法，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革新。

今天，进入数字化时代，在现代

科学技术的加持下，年画依然绽放出多彩的魅力。在艺术创新的天地里，年画是重要的灵感源泉。其大胆奔放的色彩运用堪称一绝，红与绿的强烈碰撞、黄与紫的醒目搭配，打破现代设计配色常规，为时尚界注入无限活力。诸多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在新春之际推出的限量系列，都汲取年画撞色精髓，将传统朱红、翠绿融入西式剪裁，模特们身着华服穿梭秀场，演绎东方古韵与西方时尚的完美融合，惊艳世界。

在动漫创作领域，年画造型更是创意富矿，夸张圆润的人物体态、独具韵味的面部神情，经现代动画技术雕琢，变身国潮动漫主角。他们带着传统精气神闯荡二次元世界。以钟馗年画为蓝本的动漫英雄，刚正不阿又萌趣十足，在国际动漫节揽获殊荣，让年画艺术绽放异彩。

传统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正在不断得到传承与发展。孩子们围坐案前，亲手雕版、蘸墨印制、提笔描绘，在触摸年画纹理、勾勒线条间，与先辈匠心悄然相遇。在社区，民俗文化活动定期举办，民间艺人现场传艺，老人回忆往昔年画盛景，年轻人上手体验绘制，情感与技艺跨越代际交流，年画化为凝聚乡愁的文化符号。着眼

乡村振兴蓝图，年画变身强劲引擎。年画的各发源地积极转型，打造特色文旅小城（镇），复兴年画艺术。杨柳青古镇便是典范。作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入选第一批天津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的杨柳青年画，正在焕发新的生机。最具代表性的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通过谐音、比喻等手法表达了“生活富裕”“和和美美”“儿女双全”等很多美好寓意。不但精美的年画被人们广为收藏，还以其为造型制作了雕塑、浮雕、瓷器等，以各种艺术形式展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传统工坊敞门迎客，游客穿梭其间亲身体验制作乐趣，文旅产业链得以蓬勃发展。

回首往昔，年画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展望未来，科技融合将为年画再添羽翼。搭乘数字化快车，跨越时空界限，携中国故事出海，年画必将在世界艺术舞台衍生出更多惊艳世人的作品，持续丰富人类文化宝库。



小村庄里唱大戏

□ 孙英臣

阎、张副官等正面人物的扮相十分英武，彭霸天、王金标、冯团长等反面人物的形象非常生动。特别是《洪湖水，浪打浪》《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等大段大段的唱腔，他们唱起来都字正腔圆，没有一个人荒腔走板。

我们村学校当年有个文艺宣传队，我也忝列其中拉二胡。我们学校文艺宣传队为村里大戏《洪湖赤卫队》贡献了两位小演员，一位姓郭，十四五岁，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剧组里吹笛子；一位姓苗，十一二岁，是我的师妹，在剧组里扮演小红。小师妹登场后，一边用筷子有节奏地敲击碟子，一边轻声唱道：“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声声唱不尽人间的苦，先生老总听开怀……”那情感深沉、旋律优美的唱段，辅以娴熟、灵巧的敲碟技巧，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为什么那场春节期间的大戏令我难以忘怀？因为我至今难以置信，一个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总共才1500人的小村庄竟然藏龙卧虎，能够排演全本的《洪湖赤卫队》。剧中有名有姓的角

色20来人，加上群众演员应该在30人左右；剧组乐队包括二胡、琵琶、笛子、唢呐、鼓、镲等乐器乐手，至少需要10来个人。我的乡亲们中居然有那么多文艺爱好者，在寒冬腊月里起早贪黑、不声不响地排练，硬是拿下了这出民族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1977年元旦才重新放映，当时该剧剧本和乐曲总谱还没有公开出版，我不知道我们村组织排演这场大戏的负责人，是从哪里找来剧本和曲谱的。找到之后，还得请人用蜡纸刻印，再装订成册，分发给剧组人员。各位演职人员拿到剧本和曲谱，便开始分角色、对台词，反反复复地排练……这一切该多么不容易啊！我觉得，当剧组人员在舞台上看到乡亲们为自己鼓掌欢呼时，一定格外开心、格外自豪。他们知道，自己为乡亲们奉献了一道精美可口的春节大餐；剧组一个冬天的忙碌活活和辛勤付出，值了。

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台大戏仿佛已经成为绝响，剧组的那些业余演员们也都风流云散。我那位郭姓同学、剧组里的笛子演奏员，后来成了村里最知名的乡镇企业家，听说他前几年跑到《洪湖赤卫队》的

“故乡”开设了一家分公司，这与他当年的《洪湖赤卫队》情结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回首1978年的春节，回望那个小小乡村舞台，耳畔仿佛又回响起《洪湖赤卫队》的唱腔、旋律，眼前似乎又浮现出那些熟悉的身影。当时，刚刚恢复了高考，同时也恢复了中考，我正在和同学们摩拳擦掌，准备参加三四个月的中考。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就像春天即将来临时积雪下的草芽开始萌动一样。当《洪湖赤卫队》在华北平原那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唱响的时候，无论是台上的演员，还是台下的观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眼睛里都闪烁着一种光。我们眼里的这种光来自《洪湖赤卫队》激动人心的剧情吗？来自春联、年货、鞭炮声散发出的浓浓年味吗？是，又不是。确切地说，我们眼里的这种光来自对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期望，来自对未来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后来的历史表明，岁月没有辜负我们眼里的这种光，我们也没有辜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小村庄里的那场大戏，不过是后来这个村庄活色生香的大戏的一幕开场戏……



小时候过年，吃饺子是最隆重的事情。那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都不富裕，我们家一年也就吃两次饺子，一次是冬至，一次是春节。一年没见几次荤腥的我们，觉得能吃上饺子就是幸福生活。

到了70年代中后期，人们生活稍稍宽裕点，不光冬至、春节，立冬、正月十五以及其他节假日都能吃到饺子了，但在大多数人心中饺子还是无比美好的食物，所谓“好吃不过饺子”。1975年，我作为下乡知青被招工到胜利油田。第一个除夕，就赶上我所在的钻井队二班上零点班，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在外过年，这次包饺子过年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得那天在井场上，我们班马上就要接岗了，班长突然问，有会包饺子的吗？我感到很意外，但一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那天下午，各班已经从食堂领了面粉和肉馅，我们班上零点班，如果不提前把饺子包出来，第二天下了班人困马乏不说，现包也来不及，初一早晨就吃不上饺子



□ 王明新

了。而我们接班前的那段时间必须得睡觉，不然夜上班没体力。要想第二天一下班能吃上热腾腾的饺子，就必须留下人完成这一任务，而班长一时忽略了这事，所以想补救。

班里的十几条汉子都默不作声。我心里动了一下，因为这活儿我不陌生。小时候帮母亲包饺子，虽然次数不多，但至少是能上手会包。在刚刚告别的那个知青农场也包过几次饺子。刚到钻井队，我也想为大家做点事情，于是说，我会。班长看了我一眼说，你回去吧，下了班我们回去

有饺子吃就算你完成了任务。

得了命令，我转身离开了井场向宿舍方向走去，那晚没有月亮，似乎也没有星光，很快，浓浓的夜色吞没了我们。这里是黄河入海口的孤岛荒草甸子，到处是芦苇荡、灌木丛和成片的小树林。夜风撩拨着齐肩深的芦苇，嘈嘈切切，一条羊肠小道蛇行于苇丛之间。望着无边无际的黑暗，我突然胆怯起来，想打退堂鼓，但虚荣心拦住了我，已是20岁男子汉的我不能让人说成是胆小鬼。于是，我硬着头皮向芦苇深处走去。一只夜鸟突然

受惊飞起，把一串尖利的叫声留在夜空里，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不止。当初，油田去知青农场招工，不少人都摇头，他们说，那地方荒无人烟，走半天看不见个人影。但年轻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因此义无反顾地报了名。钻井队宿舍就在孤岛一条拦黄大坝下，是几排被石灰水刷成白颜色的简易房，构筑的材料是竹竿、芦苇和油毡纸，冬冷夏热，条件十分艰苦。

在浓黑的夜色中，为了壮胆，我唱起歌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唱完一首换另一首，就这样我一边走一边唱。当我终于看到那儿排泛着淡淡白色的简易房时，才算松了口气。回到宿舍，亮起唯一一只200瓦的灯泡，把自己床上的铺盖卷起来放到别处，搜寻来仅有的几张报纸铺在床板上，然后就开始了一个人的劳作。打水、和面、擀皮，再把饺子一个个包出来。那一夜我一分钟也没停，直到用塑料布钉的窗户泛了白。我知道天亮了，而此时我已经把所有的面和馅都包成了饺

子，摆满整整一张床板还有一柳条箱。一个班十几条汉子，少了哪里够吃啊？至于饺子是什么馅的，包的是大是小、是俊是丑，因为年代久远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无论是好是赖，师傅们都不会嫌弃。忽然听见门响，我知道师傅们下班回来了，没等我起身，师傅们就把我围了起来。看着包好的水饺，他们全都朝我赞许地笑了，还有人竖起了大拇指。一宿的疲惫和紧张此刻都已消失不见，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成就感。

岁月悠悠，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吃饺子已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每当吃饺子的时候，我还会禁不住想起那个难忘的除夕之夜，有苦涩，但更多的是回味、是自豪。

